

日共中央给 苏共中央的复信



人 民 出 版 社

日共中央給
苏共中央的复信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根据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十二日
和九月二日的《赤旗报》译出

日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3}{4}$ · 字数 106,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63 定价（四）0.38元

统一书号：3001·863

定 价： 0.38 元

CH/02/11

目 录

| | |
|---|-----|
|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 1 |
|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 | 131 |
| 在日苏两党举行会谈以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三封复信 | 138 |
|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的复信 | 138 |
|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 | 140 |
|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复信 | 144 |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 来信的复信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答复了它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现在发表这封信的全文。另外，本报还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单方面地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的信件。我们是把它作为一项资料发表的，目的是让全体党员和党的支持者正确地理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的内容。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赤旗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我们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已经通知你们说，我们正在准备答复你们四月十八日的那封很长的信。现在我们提出答复。

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基本态度，就象你们所了解的那样，最近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通过的决议、《赤旗报》根据七中全会决定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社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召开各国

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等文件中表明了。

在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和不团结现象已经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党一贯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作为对日本革命负责的独立自主的党，并且从正确地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真正的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的立场出发，要努力按照我们党的纲领来推进日本的革命运动，同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团结，作出积极的贡献。

众所周知，无论在一九六一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时候，或者在自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一系列兄弟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兄弟党的时候，或者在发生中印边界争端和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我们党都一直是坚持莫斯科宣言与莫斯科声明的基本方针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一立场出发，有原则地而又自主地、并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审慎地采取了行动。

我们对发展反对以“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国际共同斗争是一贯重视的，并且为此作了积极的努力。

莫斯科声明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使群众既不对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也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我们党一直就是以此作为指南的。

而且，就象我们党从一九五八年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直到现在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一贯地重视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思想斗争，同时不

不屈不挠地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为了及时克服现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任何细微的表现而进行了努力。

虽然在这封信中只提出一些基本事实，但是，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党一直严格地坚持了忠实地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这种态度。

正象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党成立的时候起到最近时期止，我们党同苏联共产党一直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在专制主义天皇制度的野蛮统治下的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党抵抗一切镇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干涉，一直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且，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下的战后时期，我们党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精神，一直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所有的人民群众为争取人类进步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即使在你们党和你们党之间发生了可能影响两党同志般团结的问题的情况下，也决没有采取立即向你们公开提出问题或者公开进行指责的那种态度，而遵守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总是审慎地加以考虑，以期在内部解决问题。

但是，你们不想遵守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自去年以来，对我们党发动公开的攻击，而且再三地进行了这种攻击。这就是说，你们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开始发表了尤·茹科夫同志写的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广岛的呼声》，今年五月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等人刚开始公然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你们就立即通过《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表示全面地支持这些叛徒，对我们党进行了系统的攻击。而且，你们在今年七月，采取了粗暴的做法，即突然单方面地公布了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而这封信牵涉到双方曾经商定不予公开的、在今年三月上旬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谈的内容；这封信歪曲我们党的决定和我们党代表团的发言，对我们党进行严重的指责，说什么我们党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脱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路线，等等。

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完全不顾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就不能不公布对你们七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并且公开答复茹科夫同志在大约一年以前进行的攻击以及“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其他方面就志贺等人背叛问题进行的诬蔑，这是极其自然的。而且，为了反驳你们对于日苏两党会谈前发生的事情经过的片面歪曲，我们党不得不公布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全部责任，当然必须由你们来承担。

你们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大体上包括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和经过、日苏两党会谈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和平共处政策、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等理论问题和关于恢复两党正常关系的问题等。

下面，就这些问题分别谈谈我们的看法。

还有，你们已经公布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的信，并且通过塔斯社把这封信的日文译本广泛地散发到日本国内。志贺义雄一伙和內藤知周一伙等叛徒、修正主义者办的报纸以及商业性杂志和其他报刊，都全文登载了这封信。因此，我们现在通知你们，我们当

然也要公布这封复信。

你們在七月十一日的来信中就公布这两封信的理由說：“在日本共产党领导……甚至认为沒有必要答复我們的信件在目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使党对已經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决定公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給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这一封信。”如果你們的目的是要把两党关系的真实情况告訴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那么，我們希望你們拿出勇气来，也公布我們党的这封对你們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我們确信，这样做对于根据事实来探求真理，是会大有帮助的。

(一)

首先，从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这个問題談起。

你們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說，日苏两党的关系之所以恶化，是因为我們党的领导方面“背离了党以前的決議，而执行一种新的方針”，“这种方針……指望引起日本共产党员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信任和敌視，破坏日苏傳統的友好关系，使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发生爭吵”，并且提出了种种“論据”。

你們提出的所謂我們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我們党方面，这种說法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如果先从結論說起，那么，我們的結論就是：日苏两党間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第一，你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单方面地挑起了公开論战，并且要求我們党在这场論战中毫无批判地追隨你們；第二，你們对于我們党的这种不接受你們的无理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的态度沉不住气了，因而

反复对我们党进行了指名攻击、无理干涉内部事务和捣乱等等。根据日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是不容怀疑而且一清二楚的。

而且，研究一下你们所列举的“论据”，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你们当做日本共产党破坏莫斯科声明的规定、开始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的“论据”而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和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问题的文件。

在答复这个指责之前，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是怎样挑起来的？挑起公开论战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在一九六〇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粗暴地践踏这次会议的声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公开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甚至说什么“公开呼吁寻求一条克服已经发生的意见分歧的道路，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就意味着鼓励他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反对列宁主义的行动”，企图使这种粗暴的做法正当化。在这以后，在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东欧和西欧的一系列党代表大会上，这种公开的攻击还扩大到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你们指责的兄弟党答复这种指责，这是独立平等的党当然的权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就是这样挑起的。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在粗暴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单方面地发动了对兄弟党的公开攻击的你们方面。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历史事实。

而且，公开論战既然已經开始，我国的反动势力正在进行着广泛的宣传和誣蔑，以利用这场論战进行新的攻击来反对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我們党采取措施，自主地介紹論战所涉及的問題，使全体党员能够广泛地研究这些問題，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在这个时候，采取什么方式介紹这些文件，这始終是应当由我們党自主地决定的問題，外国的兄弟党领导方面根本无权提出要求。而且，应当对挑起目前的公开論战这件事情負責的你們，更是沒有資格指責我們党，說什么对介紹論战文件的方法不能令人滿意。

根据上述基本前提，具体地逐一地研究一下你們的說法吧。

(1) 你們首先借口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党的国际資料杂志《世界政治資料》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亞的問題》專輯，登載了阿尔巴尼亞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維爾·霍查同志回答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领导方面进行的攻击的演說，而对我們进行了指責。

但是，因为正是你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对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领导方面公然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个問題因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問題，所以我們党才不得不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亞的問題》專輯。

以野坂主席为团长的、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們党代表团，沒有参加你們組織的指責阿尔巴尼亞劳动党的运动。这是因为你們的行徑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的。而且因为，如果我們不去亲自充分了解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领导方面的立場和观点，力求根据事实客观地弄清真相，就輕率地作出結論，那不是尊重真理的共产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按照你們的来信的說法，我們党似乎是只发表了阿尔巴尼亞劳动党方面的資料。但是，我們党早在出版《关于阿尔巴尼亞的問

題》專輯以前，就發表了包括指責、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方面的部分在內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文件。而且，就在《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問題》專輯里面，還登載了你們指責阿爾巴尼亞的文章三篇、支持你們觀點的兄弟黨領導人的發言和文章九篇，與此同時發表的是恩維爾·霍查同志答復你們的指責的演說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機關報的社論一篇。

根據我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決定發表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赤旗報》社論，就這個問題，作了如下的說明：

“商業性報紙、雜誌和春日庄次郎一伙的文件根據已經在國際上公開發表的文件，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利用這個問題來歪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情況和誣蔑我們黨的今天，我們黨作為一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負責的政黨，將會採取措施，譬如出版有關文件等等，以便黨員和支持黨的人士能夠更加廣泛地研究公開發表的、同這個問題有關的文件。”

在《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問題》專輯編者的按語中也曾說過同樣的話。

一九六二年春天，尤·茹科夫同志來到日本的時候，曾經提出這個問題，指責我們黨。我們黨的領導方面當時就曾經明確地說明了我們黨的上述立場，拒絕了你們的無理要求。以後，一九六二年年尾，袴田同志路過莫斯科的時候，你們又提出同樣的問題，袴田同志再次說明了我們黨的立場。

總之，你們是執意要求我們黨只發表闡述蘇聯共產黨領導方面的立場和觀點的文件以及支持你們的立場和觀點的兄弟黨領導方面的文件，千方百計地想要強迫我們黨接受這個要求。你們以我們黨發表了反對你們的立場和觀點的兄弟黨的文件為理由，指

責我們黨。但是，實事求是，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科學態度。不言而喻，這種科學態度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充分研究論戰雙方的立場和觀點。

我們黨不參加蘇聯共產黨領導方面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運動，而公开发表雙方的文件以便全體黨員和黨的支持者能够广泛地研究這個問題，這只能證明我們黨忠實於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關於兄弟黨關係的準則，只能證明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依據的獨立自主的態度。我國有句俗語說：“無理行得通，道理就无影无踪。”我們黨過去堅決沒有讓自己屈從你們的蠻橫要求而拋棄真理，今後也絕對不會那樣做。

(2) 你們接着說，“日本共產黨的報刊上，一貫不理睬蘇聯共產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言論”。但是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凡是系統地閱讀過我們黨的文件的人，都完全了解這種情況。

本來，我們黨的報刊如何處理國際上爭論中的問題，這是要由我們黨自行決定的事情，而不是你們可以說三道四的問題。然而，你們自己在你們國內究竟是怎樣處理國際上爭論中的問題的呢？

在蘇聯，如所周知，除了象公布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這種極少的例外情況之外，只發表了蘇聯共產黨的观点和同意這種观点的兄弟黨的观点。而且，你們甚至在引用論戰對方的观点的時候，也几乎总是歪曲對方的論點。蘇聯共產黨的報刊，就是从兩黨舉行會談的時候來看，在那很久以前就已經不登載日本共產黨的決議和聲明了。我們黨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文章，才真正是長期被你們“一貫不理睬”。不仅如此，你們不是甚至阻撓居留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閱讀我們黨機關報《赤旗報》，有時還扣押登載了使

你們感到不快的消息的那些期的報紙嗎？最近你們不是禁止通过书店供应一般讀者的《赤旗报》进口嗎？你們不是对帝国主义的報紙，而是对兄弟党的報紙，采取了这种做法。

因此，不了解日本共产党文件的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一般公民，也許会相信你們所謂日本共产党领导方面“‘一貫不理睬’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的言論”这种毫无根据的說法。但是，在日本了解我們党广泛地介紹了国际論战文件的情况的許多人，听到你們这种极端无理の說法，只有感到惊讶而已。

你們抱怨說什么《赤旗报》只登載苏联共产党文章的摘要，說什么发表的时间太晚。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赤旗报》沒有义务、也沒有必要立即全文登載你們发表的文章。况且你們自己一貫不提我們党的決議和重要文章，更是根本沒有权利要求我們党这样做。

不过，尽管你們很久以来就已經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而我們迄今为止，却通过《赤旗报》、《世界政治資料》等报刊，总的說来是广泛地介紹了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問題的观点。讓我們举几个简单的数字：仅以《赤旗报》报道你們的文章、你們的观点和立場的消息來說，一九六二年一年間就登載了二百四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条；一九六三年一年間登載了二百五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一条。此外，《世界政治資料》一九六二年轉載过你們的文章、声明和演說等七十五篇，一九六三年也轉載了六十八篇。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明显地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的行动以后，特别是在對我們党开始公开攻击以后，我們在处理你們的文章和消息的时候，一直采取了当然應該采取的批判态度。但是，这方面的責任不在于我們，而在于你們。尽管如此，在《世界政治資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論战主要問題》中，我們仍然系統地介紹了你們的基本

立場和观点。这是因为我們从教育党员方面考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3) 你們还从我們党在《世界政治資料》等报刊中轉載的兄弟党文章中，找出“分裂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修正主义者”等等字眼，就作出武断的結論說：“日本共产党领导中却有人正是认为可以在党的刊物上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这种粗暴的侮辱。”

但是，我們党的报刊轉載的兄弟党文件怎样說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和我們党怎样說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这分明是两回事。这是不值得加以解释的非常明显的事情。你們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給其他兄弟党打上烙印：什么“指望为博得享受帝国主义的施舍的权利而准备条件”，什么“血腥暴行”，什么“新托洛茨基分子”，什么“教条主义”，什么“民族主义者”，什么“好战分子”。我們党的报刊，也照样轉載了苏联共产党使用了这种語言的报告和文章，可是我們党并没有因此而接到被你們痛罵的兄弟党的抗議。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論战的内容就包含有这种指責的語言，所以，借口包含有这种指責的語言而攻击轉載者，显然是不恰当的。

关于这一点，你們却在信中反問說：“如果在苏联共产党报纸上把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修正主义者’，他們将作何反应？”但是你們在这同一封信中，就对我們党进行种种辱罵，說什么“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违背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态——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主张热核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应声虫”，甚至单方面地公开发表了这封信。这种攻击方式，是你們迄今为止反复使用的老一套手法。你們甚至要求我們党“停止”轉載那些反駁苏联共产党领导方

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可是自己却又同时对我們党公然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誣蔑性的指責。你們的这种做法正是完全不顾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独立平等的权利，为自己要求特权地位。

(4) 你們还借口《世界政治資料》介紹了巴西、澳大利亚、錫兰、比利时等国的“分裂主义者”的文件，攻击我們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是刊载了双方的文件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党发生分裂，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原則問題的論战有关，我們自己有必要根据事实，加以充分研究。

你們甚至責备国际資料杂志《世界政治資料》同时介紹了这些国家的党原有領導方面的观点和分离出来的党的領導方面的观点。但是，你們对于我們党，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你們唆使志賀和鈴木等人對我們党进行破坏活动，《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长篇累牘地介紹受到我們党正式开除党籍处分的他們的声明和报纸，公开加以支持，但是对于我們党的、包括决定处分志賀和鈴木等人的八中全会決議在內的文件，却完全不予理睬，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嗎？你們竟然敢于干出这种勾当，那就更没有資格来對我們党提出抗議了。

就象在前面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你們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論战文件的介紹問題所作的指責，归根結底，就是要求我們党只发表苏联共产党領導方面的和支持它的观点的兄弟党領導方面的文件，而不要发表因受到你們攻击而进行反駁的其他兄弟党領導方面的一切文件。你們自己首先违反莫斯科声明，攻击一系列的兄弟党，挑起公开論战，同时还要求其他兄弟党只发表公开論战的一方的文件，这种做法，就是要求其他兄弟党毫无批判地追随你們走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道路，这正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